



有食郎当嘴 么食饿狗肠

在家乡，童养媳有的是抱来的，有的是买来的，也有的是要来的。娶童养媳也是个喜事，男家也要请酒，摆几桌酒席。女家也会给一些陪嫁。

我的堂兄万发哥的童养媳就是娶来的。

有一年，万发哥和万发嫂从印尼回来，带回来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大儿子叫李启元。万发哥回家住了不久又去了印尼，以后很少寄钱给万发嫂。好在家乡有个家娘（婆婆）和两个弟媳妇帮助，生活也还过得去。万发嫂担心日后儿子长大了娶不起媳妇，便给还不到十岁的李启元要了一个童养媳。

娶亲那天，听见有人在喊：“细心舅（童养媳）来了！”我便和姐妹们跑到老屋下去看。只见一个妇人（妇女）抱着一个四、五岁大的细妹子（小女孩）从重庆楼和光裕楼之间的巷子里走过来。细妹子满面不高兴地用双手紧紧地抱着那妇人家的脖子。后面还跟着几个人，挑着擗（檯）（盛礼品用的带盖的竹箩筐），里面放着一些衣服、布料，说那就是细妹子的嫁妆。妇人抱着细妹子走进万发哥家的大门，细妹子低声抽泣着也不敢大声哭，



她阿姆也掉泪了。

中午，万发哥家请了几桌酒席，到溪角的各家各户都有人来。有的还送来猪肉，有的送来发板（用米粉浆、糖混合经发酵蒸成的食品），还有的送来“富材”。富材是对叠起来的一材（一块）布，上面放一张红色的剪纸花。

细妹子从来的时候就一直紧紧地跟着她的母亲。吃完午饭，她母亲把细妹子交给万发嫂时，细妹子大哭起来，她母亲也哭了。我看着心里很难受，便问阿婆：“细妹子不愿意留下来，她阿姆也这么难过，干什么把细妹子给人家？”

阿婆说：“她们家是小户人家，没有钱，又还有两个老妹（小妹）。找个大户人家，给人家作细心舅（童养媳），总比留在家里受苦好得多。”停了一下，阿婆又说：“我五岁就卖到你家作细心舅，你说好吗？挺好的嘛！”我一想，是挺好的，如果阿婆没有嫁到我家里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阿婆！

这个细妹子叫赖崇英，大家都叫她阿崇英。阿崇英虽然只比我小两三岁，但我的辈分比她大，她叫我阿莉姑。阿崇英长得挺好看的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小嘴有点翘，也挺能干。不久，阿崇英便成了



我的好伙伴了。她和我一起下河洗衫（衣），一起下河洗身子，一起上山拾松卵子（松果）。李启元个子长得矮，话也不多，大家叫他阿启。阿崇英不喜欢阿启。有一次，阿崇英和阿启相骂（吵嘴）起来，阿崇英就骂他：“老启伯！”说他像个小老头。孩子们也经常哄笑阿启：“矮古（矮子）叮咚，跌落尿桶，喊得人来，食（吃）了半桶！”阿启听了很生气，就去追，大家四面八方跑了，谁也追不上。

阿崇英长大以后没有和阿启结婚，因为两个人不匹配。万发嫂只好把她当作女儿嫁给了一个华侨的儿子，过番（到国外）去了。听说她在毛里求斯生活得很好，把万发哥家当作自己的妹家（娘家）一样。

我的阿婆名叫钟壬妹，六岁时送给我家作细心舅（童养媳）。不像阿崇英那样是嫁过来的。我的太公（曾祖父）和太婆（曾祖母）有四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因为家里穷，怕儿子们长大了讨不到老婆，便领养了三个童养媳，把自己的大女儿送给人家作童养媳。

我听阿婆对我说：那时候，你公太（曾祖父）脉个（什么）细（活）都做，挑担子，抬死老（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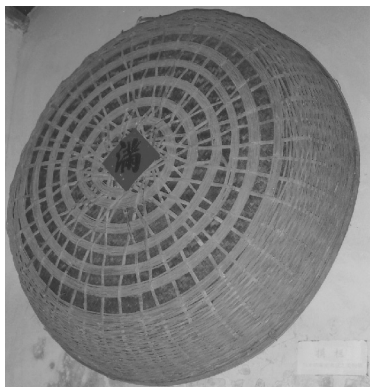
人），扛棺材，扛轿子，有点空闲就上山割 舊箕（柴），拾柴火，耕田，养鸡鸭。全家一日忙到晚，总算一日三餐有粥食，餐餐加点杂粮，有番薯，还有芋头、芋卵（小芋头）。粥煮得很稀，都能照得见人影，像镜子一样。吃饭的时候，你的婆太（曾祖母）端起每个孩子的碗，每个碗里的粥汤喝上几口，再把碗放回去。每餐都是这样。她把稀汤喝了，让我们这些小的多喝点粥粒。我十六、七岁同你阿公奔床（结婚）。你大伯婆、四叔婆是十六岁结的婚，唯独二伯公是娶的人家女。

阿婆从小没有上过学。阿婆对我讲，她小时候在村里鲤溪小学附近的田里干活，边干活边听到老师教学生念四书五经，很快就记住了。说到这，阿婆就会给我背诵一段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……”阿婆说，有个老屋下的叔公很笨，老师教的书，他总是背不出来，我没有上学都背得出来，他一天到晚读书都背不出来，常常受到老师的责骂。阿婆学什么像什么，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地里的活，一教就会，公太（曾祖父）和婆太（曾祖母）特别宠爱她，说她是合心合意的心舅（儿媳妇）。

阿婆去印尼以前曾经生有一个女儿，给人家作



童养媳了。她去印尼的时候，阿公的兄弟们已经在印尼的展玉开办了碾米厂。碾米厂雇佣了一些当地的



摸篮是做米、做酒的用具

的工人，有男工也有女工。阿婆就在碾米厂做细（干活），烧火做饭，养鸡养鸭，洗裙洗衫（洗衣），向当地人学会了番语（印尼话）、唱番歌。

阿婆在印尼生下一对双胞胎，都是男孩，可惜生下没几天就都死了。阿婆病躺在床上说胡话，指着周围说看见有人站在蚊帐后面，但周围却什么也没有。阿公（祖父）用笤帚沾上水，在阿婆的床周围驱赶着，一边驱赶一边嘴里叫着：“脉个（什么）鬼！在哪，在哪！”一年后我阿婆又陆续生下我阿爸（父亲）和我姑姑。阿婆阿公年岁大了，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乡。阿公过身（去世）前，我哥哥已经出生了。但阿公没能见到我。

我出生后不久，母亲过身（去世）了，阿爸远在印尼，姑姑已经出嫁了，耕田、喂头牲、养育孙儿和孙女，全靠阿婆一个人。阿婆天天早起晚睡。白天下地干活，用背带背着我，让孙儿在田边自己



玩。晚上回到家，把我放在“乌推”（竹编的椭圆型的吊篮）上下晃动，等我睡着了，便开始烧火煮饭。有时她也把我放在木制的坐栏里，在栅栏边搁上点玩具，让我自己玩。我大一些了，她就把我放在摸篮里。摸篮是竹子做的，有尺把高，是用来装米谷等物的用具。这些都是阿婆给我讲的。什么事我都喜欢问阿婆，听阿婆讲。阿婆很有耐心，不管我提出什么问题，她总是耐心地给我讲，而且讲得很有道理，从来没有厌烦过。

我三、四岁的时候，家乡传说着“走朱毛”（1929年10月25日，朱德曾率领红四军由福建上杭到达梅县），白宫乃至鲤溪村的有钱人家都躲出去了。我们集成楼的几家人都去了广东汕头居住。不久，父亲和继母也来到汕头。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怎样成婚的，我全然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家除了阿婆和哥哥之外，还有阿爸和阿妈。阿妈曾带我和哥哥去照相馆照了一张三人照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身穿长衫，肩上披条大围巾，留着半长短发，穿着黑皮鞋，很漂亮。我哥立正站在她左边，腋下夹着一本书。我站在右边，穿一件花长衫，右手抱着一束花。

记得阿婆常带我去汕头火车站捡菜帮子，腌制



1931年和哥哥万广、
妹妹
斐梅在上海虹口公园



成咸菜。

一次，阿婆捡菜回来的路上，我看见有一大堆沙子，便停下来玩，堆一个沙土包，在上面插一根草，说是种菜呢。阿婆坐在沙堆旁边看我玩得很开心，也很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阿婆说，回去吧。我不愿意走，阿婆又等了一会儿，见我不动，就说“你不走我走了！”说着站起来提着菜帮子走了，在一栋楼旁边一拐弯就不见了。我害怕极了，起身去追赶阿婆，很快追上了。阿婆说：“看你下一摆（下次）还敢贪玩么！”

不久，阿婆带我回到了家乡。母亲也回来了，生了一个女儿。我有了这个又白又胖的妹妹，天天围着她转，心里特别高兴。阿婆更是高兴，天天侍候我母亲做月子，又是做猪肉焖咸菜干，又是煮鸡酒。在家乡，谁家的媳妇怀了孕，都会用糯米酿很



1932年和祖母、父亲、母亲及哥哥、
弟弟在上海虹口公园。右四为作者。

多黄酒，准备一堆生姜。吃的时候，用黄酒煮熟鸡（阉鸡），再做些生姜末，味道又香又甜。

妹妹满月

了，阿婆准备了几桌丰盛的午餐，有甜酒，有鸡酒，有各种各样的菜。外婆和舅姆家里来了好些人，送的礼品也很多，有做衣服的布料，有背带，有银手镯，还有脚镯，都是给妹妹穿戴的东西。阿婆把妹妹放在“插子”（簸箕）里，端出来给大家看。妹妹满月后不久，父亲回来带着母亲、哥哥和妹妹去了上海。听说，父亲变卖了祖父在印尼的产业，跟一位很有钱的同乡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小肥皂厂，生意还不错。

两年后，母亲在上海又生了一个弟弟。父亲托阿日叔接我和阿婆去了上海。我们从汕头乘船，是一条大火轮，船上有铺位，可以睡觉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船，很兴奋。在船上，表叔给我倒了一杯牛奶咖啡，又香又甜。我正



高兴地喝着，船突然摇摆起来。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便呕吐起来，嘴里往外吐，鼻子里也往外流，把喝下去的全吐出来了，真是难受极了。等吐干净了，这才舒服些。阿婆和表叔也



1932年在上海广通肥皂厂同肖厂长的女儿合影。右一为作者。

喝了牛奶咖啡，可他们没有事。我问阿婆是怎么回事，阿婆说这是晕船。这次经历后，只要有人提起乘大火轮，我就很害怕。

在上海，一个星期天，阿爸带着全家去逛虹口公园。弟弟刚满月，躺在一个四轮的小推车里，不哭也不闹。我推着小推车跟着大人们在公园的小道上走。妹妹抢着推车，我就让给她。她的一双小手举得高高的，刚刚够着车把，一会儿就累了。妹妹有一双大大的圆圆的眼睛，小小的红嘴唇，还有两只肉肉的耳朵，挺好看的。我很喜欢她，她也喜欢跟我玩。

哥哥在上海上小学，他去弄堂里跟同学们玩，总是带着我。一次，我不小心跌了一跤，膝头上擦破了一层皮，疼得我快哭了，哥哥赶快带我回家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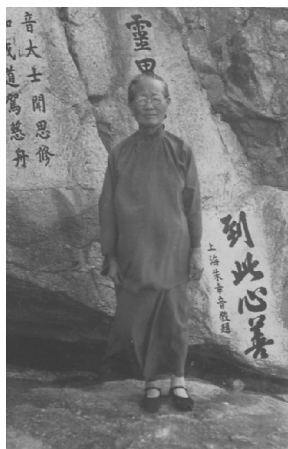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伤口上涂了点红药水，还给了我一块糖，说：别哭，没有关系，明天就会长好的。听他一说，虽然有点疼，但没哭出声来。

到上海以后，母亲给我买了几件花裙衫，一双皮鞋和两双袜子，换下了从乡村穿来的大襟花衫花裤和布鞋。有一天，阿婆给了我一件裙衫，我穿上一看，没有袖子，便脱下来。阿婆说，不是很好看吗？

我说：“手一抬，手肘下（腋窝）就露出来了，多难看呀！”说什么也不肯穿。

阿婆说：“你真是山 嫲子（山里人），多好看的衫啊，不穿就算了。”说完便走出了房间。后来，我看见邻居的女孩子也穿着这种没有袖的裙衫，也觉得好看了，就不再挑剔了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父亲带阿婆去普陀山，说是拜观音娘娘。我没有去。他们游玩了几天，带回许多张相片，其中不少是阿婆的。有一张是阿婆坐在无篷的竹轿上的，一张是打着雨伞站在河边上的，还有一张是在庙门口的。从照片上看见的阿婆不像是乡下的农妇。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绸衫绸裤，一双黑色的皮鞋，还穿着袜子。很像是有点文化的城里人。我很喜欢这几张照片。



1935年祖母在普陀山。上山时下轿自己走，不让轿夫太辛苦。

有一天，阿婆对我阿爸说：“我在这里住着，没有什么可做的。天天在这里享福，也该回去了。家里还有很多的事要做，快到夏收秋种的时节了，家里那些鸡鸭也不能总是劳别人照管着……”阿婆唠叨着，父亲希望阿婆在上海长住，说阿婆六七岁做童养媳，劳碌一生人，一辈子了，从来没有清闲过，也该享享福了。阿爸还说，家里所有要做的事，我姑姑可以完全承担下来，不用牵挂。

阿婆却说：“老古谚语说了：‘坐食山空’！我不该总是在这里食闲饭，我也做惯了，乡下那一点活，不累。我太闲了，会生病的。你们空闲时，就回来住几天。”

阿爸看阿婆执意要走，就说你喜欢回乡下就回



去吧，那就让你大孙女留在上海读书，可以减少你的负担，好么？”

阿婆很希望我能在上海读书，就说：“明年她也该上学了，阿莉留下在这里读书那也好，问问她自己吧。”“我也回乡下，阿婆在哪里我就在哪里。”我表示不愿意离开阿婆。

阿婆说我：“你真傻！跟我回去干什么？这里的食用（吃的用的）好，学堂又好，好好读书以后才有用。”

“你要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！你要回去，我也回去！”

阿婆不再说什么，阿爸也同意不留下我，我听了非常高兴。我最怕离开阿婆，在乡下时，阿婆生



一九六〇年，祖母、爸爸、妈妈与大妹
斐梅、大弟万中、三妹清莹、二妹美莹合影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。



作者五岁时与祖母在集成楼门前合影。



病了，我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踏，寸步不离，在床边守着。很害怕阿婆病死了，守在身边才安心。

阿婆会看病，真像一个医生，她常说：“灵丹妙草，一食就好，灵丹妙药一食就着（对症）”家里有人生病，轻一些的，都是她教人家用中草药来医治。

我有一次咳嗽了，阿婆去山上拔了许多“狗帖耳”草，洗干净放在药锅里煮，再放些红糖、乌豆（黑豆），熬得烂烂的，连汤带叶带豆子让我吃下去。几天以后病就好了。阿婆治咳嗽还有一种办法，用萝卜刷成丝，放在一个大碗里，拌上一些蜂蜜，盖上盖子浸泡。萝卜丝泡软了，水也出来了，吃了可以消痰化气。

有一次我发了烧，阿婆把流民草和思茅草煮了给我吃，没有好，她便在我脖子上“捻沙”。她打



1931年集成楼大门前与祖母、表姐妹合影。右二是作者。

了一盆水放在一旁用手不时地沾上水，用食指和中指夹揪我的脖子，揪了一圈，揪出十个八个紫红色的印痕，我又哭又叫，痛得要命。阿婆说：“这是受风了，



不揪怎么行？吃药也不好。你忍受一下，一下就好了。”揪着揪着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只见阿婆坐在我身旁。阿婆见我醒了，松了一口气对我说：“我的命都给你吓没了！”阿婆告诉我，她见我不省人事，吓坏人，就请了村里一个人，骑个脚踏车（自行车）到白宫墟上请来了曾医生，曾医生真能干，给你打了一针就好了。曾医生是白宫镇上唯一一个西医医生，名叫曾仲之。曾医生除了在镇上看病、卖药，还经常出诊到乡村。有求必应。白宫镇上还有个中医叫叶阿健。阿婆找不到草药或季节性的草药，到他那里去买过。

我还染上过疟疾，那滋味很难受。每隔一天，发烧一次。每次都是先发冷，后发烧。冷得直发抖，盖着被子都不行。抖完了就发烧，烧得稀里糊涂的。第二天就好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照样去上学。第三天又发冷发烧了。阿婆说这是打摆子。我得这个病也是请曾医生来看的，曾医生说，这是隔日疟疾。有隔一天犯一次病的，也有间隔两天的。天天发病的，是恶性疟疾。他给我吃了西药奎宁，很快就好了。阿婆知道了，就托水客捎信给在印尼的亲友，从印尼带了些奎宁回来备用。

有一次我发了烧，还说胡话。阿婆又给我吃了



草药。但烧仍然没有退下来。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朦朦胧胧地看见阿婆拿了几张纸宝，到门外把它烧成灰，把灰收起来放在围身裙里兜着，边走边念叨着：“阿莉，回家来吧，回到屋里来吧！”念完了，把纸灰抹到我的额头上，手心上，脚心上。我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阿婆在干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“叫魂”。谁家的孩子病了，他们家的大人都这样做。

阿婆有个小侄子，经常患抽风病，患病时翻着白眼，四肢抽筋，不省人事，挺吓人的。他每次发病，见到的人就会大声地呼喊阿婆。阿婆听到呼喊，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跑回家去拿根针来，往孩子的人中穴扎进去。又用一条毛巾包上小侄子的脚后跟，用嘴去咬，直到他不抽了，清醒过来。谁脚发沙虫（脚癣），痒得厉害时，她用点着火的纸条快速往脚趾缝里烧。她说烧死沙虫就不太痒了。

阿婆是我们大家族里最好的医生了。

阿婆天天起床很早，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矮矮的竹椅上梳头。我喜欢站在一旁看她梳头。她把黑黑长长的头发梳到脑后，盘成发髻，在发髻上插根银簪子。她每次梳头，总是把脱落的头发绕



成小团团，放进贴在房门后的一个三角纸袋里。然后穿上乌（黑）裤乌衫，胸前系一条围身裙，脱下鞋拖（拖鞋），赤脚走出房门。

头发存多了可以向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换麦芽糖，花生糖。阿婆把家里吃过的猪骨头也留着，被打碎了的玻璃器皿的碎片也存放着，还有破铜烂铁什么的。这些都能换到糖吃。我们这一群孩子经常收存这些废品，各人有各人存放的地方。有的放在集成楼枕头屋背的石头缝里，有的放在杂品间里。

每当卖糖的小贩来了，就会传来卖糖人敲着铁板的当当嗒嗒的声音。这块敲打铁板的工具是敲切麦芽糖的工具。孩子们听到声音就不约而同地从屋里跑出来，四处奔忙着，从自己的“仓库”里取出平日收集起来的废品，交给卖糖人，都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几块麦芽糖。我很爱听这种当当嗒嗒的声音。有一次，因为收藏的废品太少，没有办法换糖吃，心里有点不自在，只好等下次再说了。本来想



作者（右一）五岁时在集成楼正大门口的斗方门前与阿婆（祖母）、表妹黄桂荣合影。



向阿婆要点钱去买糖，但又不好意思，别人糖都是换来的呵！

阿婆的裤带右侧挂着一大串钥匙。这些钥匙，有两寸长的，也有短的，有铜的也有铁的。这些钥匙能开许多门，有卧室的、杂品间的、猪间的、鸡鸭间的，还有开壁柜和抽屉的。阿婆走起路来，那些钥匙相互碰撞，发出一种叮叮当当的声音，不论她在楼上或楼下，都能听到。我对这种声音特别熟悉，只要听到钥匙声由远到近，便知道是她回来了。

我阿婆常去杂房间拿东西，我最喜欢跟着阿婆进去，进去可以向阿婆要一些吃的东西。最常要的有番薯干末、萝卜干、黄糖和咸菜干，有时候阿婆要我去杂间拿东西时，我也会乘机拿点吃的东西装在口袋里，上学时在路上吃。

阿婆是种地的能手，落秧（播种）蒔田（插秧），耘田（中耕）割禾（收稻子），没有她不会的。我家大门前的路边，有个菜园子，是阿婆种的菜园子。除了葱、姜、蒜，园子里还种着各种蔬菜，韭菜、白菜（小白菜）、吊菜（茄子）、红萝卜（胡萝卜）、冬瓜（南瓜）、芫香子（芫荽）、番茄……应有尽有。田唇（田边）还堆起土来，上



面种点瓜子（黄瓜）、苦瓜、芋头和薯子。人们路过这个菜园子都会夸奖几句。有人说这是“百菜园”，称赞阿婆能干。每天想吃什么菜，随时都可以摘回家来，节省了许多开支。

阿婆从小生长在穷人家，可以说是穿着破衣烂衫长大的，从小就学会了缝缝补补的针线活。妯娌和侄媳妇们的衫裤，特别是肩、膝部破了，都要请阿婆教她们缝补。因为阿婆补的衫裤，缝补的地方特别平整，又耐用。而且阿婆又非常耐心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人们也喜欢找她帮忙。家乡到处是山，山里的木材、石炭、木炭、木柴等山货运到城镇，主要靠妇女的双肩去挑、去扛，衣衫的肩部破得最快，补衫也就要先补肩了。缝补成了妇女们经常要做的活计。阿婆也带出了许多缝补的好徒弟。

我在阿婆身边长大，她从来没有骂过我，更没有打过我。我也从来没有见她跟别人红过脸，更没有同别人吵过架。对人总是很宽容的。我有不对的地方，她先是讲道理，实在说不服时，她一走了之。一次，她给我剪头发，剪好了，我照镜子一看，嫌剪得太短了，便哭了起来。阿婆说：“么相干（没关系），过几天头那毛（头发）会长起来的。短点凉快，也挺好看的。”随她怎么说，我还



是在委屈地掉眼泪。阿婆说：“不讲道理的人，不理你了。”说完便走了。她这一走，我就不再哭了。

抗战期间，来家门口乞讨的人很多。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家讨饭。有时候一个早上来好几个人。有盲妹子，有跛脚子，有老人，有半大不小的孩子。盲人是有人领着来的，手拿一付竹板，站在大门外，边打竹板，边唱歌。阿婆总要给他们一碗半碗粥或者给他们几块煮熟了的番薯、芋头或薯子。有时没有熟食，便给他们一点米，番薯末，番薯丝或者一个铜板，总是不让他们空手而去，总说他们么食（没吃的），太冤枉（可怜）了。

有一次我吃了番薯，见薯皮不太光溜，好像不太干净，就把皮剥了扔掉。阿婆看见了就说：“有番薯食（吃）就很好了，剥什么皮？要饭的人连番薯皮都么得食（不得吃）。 ”

增叔婆是阿秀伯姆的母亲，年岁跟阿婆差不多。这位老人家，老公早死了，一个人守空房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。她家的房子比阿秀伯姆家的要大些。卧室里有一个破旧的木柜。一张旧的黑色的双人床，床上铺着一块草席，这席子虽然还没有破，可也是很旧的。床上还有一个草枕头一床旧棉被。



增叔婆虽然身材瘦小，但也还算健康，每天自己去不算很远的地方担水，耕点田，种点菜，养几只鸡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。

我见到她时，她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破旧衫裤，胸前系一条黑围裙，光着双脚。别的老人家的发髻都梳盘在头的后边，她的发髻却是盘在头顶上。

我问：“叔婆，你的发髻怎么盘在头顶上？”

“我出嫁的时候就是这样梳的，我喜欢这样梳，挑东西的时候还不碍事呢。”她笑嘻嘻地回答了我。

增叔婆经常来我家，每次来总是带点东西。有时候挑一担木柴，有时送几根自己种的鲜嫩的黄瓜，有时候带来的是她在上山采的当梨子。她每次来，阿婆总要留她吃一餐饭，逢粥食粥，逢饭食饭，随随便便，有说有笑。临走再给她带上一点吃的或一点钱。

乡村里有个庵，庵里的斋嬷（尼姑）久不久来找阿婆要点米，要点灯油钱，说是要做佛事。阿婆每次都给她们。

有一次，阿婆从白宫墟上买回来几根甘蔗，靠在她卧室背后的角落里。吃的时候，从蔗头往尾



削，切成一节一节的，分给我和弟弟、妹妹，一次每人只给一小段，每段只有几寸长。我啃完了，很想再吃一点，就对阿婆说：“再拿一条蔗剥给我们吃好么？”弟弟、妹妹也吃完了，都在眼巴巴地等着。

阿婆说：唔（不）好！俗话讲：有食郎当嘴，么食饿狗肠！“有油莫点双盏火，免得无油打暗摸（漆黑）”。阿妹，晨朝日（明天）阿婆再拿奔（给）吴等人（你们）吃哇！这些话的意思是说，有吃的时候大吃大喝，没吃的时候饿断你的狗肠子！

我细想，阿婆不是唔惜孙女孙子，她是教我们要节俭，要管得住自己，我听懂了阿婆的话，也就带着弟妹去玩了。



于梅县白官仙花营，1957年2月9日生
广州逝世。阿婆，姓钟名壬妹。1871年生